

§ 美麗的邂逅

希波、小伯利克里、尼古拉，與修昔底德來到集市。

修昔底德：

「你們隨意到四處逛逛，一個時辰後在酒肆碰面。我到鐵鋪看看有沒有趁手的長槍。」



鐵鋪內。

色諾分：「將軍大駕光臨是要買劍，弓，還是其他武器？請先坐下來喝一杯酒」

修昔底德：

「您認識我？我使長槍，您這兒還有其他不常見的短兵器嗎？」

色諾分：

「色雷斯的大將軍、大財主，豈有不認識的道理。」

修昔底德：

「過氣的將軍，不提也罷了。我想買把趁手的長槍。」

色諾分：

「我可以替你客製一把，保證滿意。說到長槍，正好給您說個故事。：

前一陣子，有一個老人在集市賣長槍與盾。

他是這麼吆喝的：

各位，各位，我的長槍是世界上最利的槍，任何盾牌都可以刺穿…，後來又舉起盾牌說，

各位，各位，我的盾牌是世界上最堅固的盾牌，任何槍件都刺不穿…。

就有人笑了：若你用這長槍刺這盾牌如何！

只見這賣槍與盾的老人臉不紅氣不喘地說：您一聽就明白，果然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嘿！就這樣把長槍與盾賣掉了。」

修昔底德笑了起來：

「怎麼覺得這買的人好像被訛詐了呢！」

色諾分指著牆上的長槍：

「好說、好說，就是這支長槍，買的人就是我。」

修昔底德哈哈大笑：「嘿，您老兄真會說笑，這長槍我買了。」

裴夏在旁邊聽了，看著這大叔，不禁露出會心一笑。

這一笑，猶如玫瑰綻放，修昔底德好像聞到一縷芬芳，這才仔細端詳這女子，憂鬱的心湖激起一片漣漪。

多數經歷過戰爭與瘟疫的人通常三觀扭曲，縱情於酒色。

修昔底德此時 33 歲，正當壯年，卻是堅毅不拔，不同凡響。

死神照顧過他兩次，都放過了他。

他悲天憫人，希望通過歷史(伯羅奔尼薩戰爭史)認知人性，從而解釋諸如瘟疫、屠殺等災難中人的行為，對奴隸也充滿無限的悲憫。

知道這女子或許就是個女奴，心中無端升起憐憫與疼愛。

色諾分知道修昔底德是雅典使團成員，他察言觀色，說道：

「這是裴夏 是我的奴隸，送給大將軍，如何？」

修昔底德停了一下：

「您這生意可虧大了。我孑然一身，自由慣了，就心領了。」

說著，站了起來。把長槍順手舞動一下，舞出一朵劍花。

裴夏聽說修昔底德是大將軍，心想應該是可以託付的人，不料卻被回絕了，不由得眼神一黯。

見裴夏眼中一絲失望，修昔底德心動了一下，卻又忍住。

裴夏：「怎麼沒見到希波克拉底同來？」

修昔底德：「他跟另一群人往奧林皮溶洞方向去了。」



說著，拎著長劍就要往外走。

眼見修昔底德要走，裴夏跟到門口，嫣然一笑：

「您不是說要不常見的短兵器嗎？我這裡有一袋迴力鏢送您。」

最難消受美人恩，修昔底德：

「多謝妹子。以後有任何困難給我捎個信。」

修昔底德本已轉身，腳步卻微微一滯。

不知為何，那女子方才眼中的失落，竟像一根細針，無聲刺進他心裡。

他見過太多人。

雅典的貴婦、色雷斯的舞姬、戰場上哭泣的寡婦、瘟疫中赤裸奔逃的女子……

人世的歡愛與哀慟，在他眼中早已混成一片灰色煙塵。

可這女子不同。

她沒有刻意媚人。

那一笑裡，反倒有種倔強而安靜的東西，像被鐵鍊鎖住，卻仍不肯熄滅的火。

修昔底德忽然不敢再看她。

因為他隱約明白——

自己若再停留片刻，也許就會做出違背理智之事。

而裴夏站在門旁，同樣望著他的背影。

她本以為，這位傳聞中的大將軍，會像其他男人那樣，只用貪婪的眼神打量自己。

可他沒有。

正因如此，她反而第一次生出一種說不清的委屈。

她甚至希望，這男人能回頭。

哪怕只再看自己一眼。

然而修昔底德終究沒有回頭，只拎著長槍，沉默走入夕陽斜照的街道。

長街人聲鼎沸。

裴夏卻忽然覺得，胸口像空了一塊。

彷彿有什麼東西，才剛開始，便已注定失去。

酒肆中。

希波舉杯敬尼古拉：

「您與莫妮卡都是德謨克利特的僕從，請教您，她有特別喜愛之物嗎？」

尼古拉：

「我們就是服侍主子，哪能有自己的喜好。」

一定要說的話，她應該是希望武藝能增進，如果可能的話就是能修煉一點魔法。」

小伯利克里：

「怎麼聽起來就像是在說德謨克利特，會不會德謨克利特就收了她。」

尼古拉：

「不會的，德謨克利特眼中只有亞齊娜。」

正說著，只見修昔底德走了進來，身邊一把長槍，威風凜凜，神情卻有些落寞：

「老闆，再上一壺酒。」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著皆可拋。

可是為什麼內心隱隱作痛。